

下一次

「法」马克·李维 著
杨亦雨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La prochaine fois

Marc Levy

下一次

〔法〕马克·李维
著

haine fois

Marc Levy

杨亦雨一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下一次 / (法) 李维著; 杨亦雨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327-5856-2

I. ①下… II. ①李… 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8304 号

Marc Levy

La prochaine fois

La prochaine fois © 2004 Editions Robert Laffont, Susanna Lea Associate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10-262 号

下一次

[法] 马克·李维 / 著 杨亦雨 / 译
特约策划 / 袁筱一 责任编辑 / 黄雅琴 装帧设计 / 韩捷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21,000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 册

ISBN 978-7-5327-5856-2/I·3466

定价: 2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T: 021-57602918

序

马克·莱维的存在证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在思辨与晦涩之外，法国也有符合“浪漫”这一指称的作家。浪漫到只讲述一个爱情故事，一见钟情之后可以放下所有准则和界限的那一类古典爱情故事，而与简单的浪漫相配的，是跌宕的情节，推动情节发展的对话（同样很古典）和若干属于现代想象域的因素：穿越或者阴阳两界，偶尔也会有诸如东柏林墙以及二次世界大战的社会政治因素。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宁可相信，文学的作用原本可以很简单，就是给人以极为简单的愉悦，像好莱坞大片那样。让我们在已经变得极度疯狂的生活节奏之外，能够会心地笑一笑，或者痛快地流流眼泪，为一个自己也不相信能够存在的，似乎已经远古到属于史前社会的故事。这类故事是没有负担的，因为它不会戳到我们的痛处，不会把我们逼到手足无措的境地。但是它带给我们类似“乡愁”的东西，让我们隐隐约约地觉得，放下了只有人类才有的思辨——我们谓之为人文根本的东西——简单的世界也可以很幸福。文字（不完全是文学）有什么理由、又有什么权力让世界变得复杂起来呢？并且，复杂起来的我们并没有能力解决

各种早就困扰我们的问题，我们并没有拥有让自己生活得更好的能力。

马克·莱维是法国图书畅销榜上的常客。从《假如这是真的》开始，不过经历了十来年小说创作的马克·莱维论起印数，可能真的不亚于“纯文学”领域的大师们。关键是，《假如这是真的》还没有出版就已经被大名鼎鼎的斯皮尔伯格买下。2005年，被斯皮尔伯格搬上银幕，更名为《宛如天堂》的这部片子也和《假如这是真的》一样业绩不俗。这倒是没有什么出乎意料的地方，因为马克·莱维的作品原本就很适合好莱坞。

马克·莱维也的确可能精通市场，知道读者是“上帝”的道理：在成为作家之前，他创立过两个公司，想必也经历过商战之类勾心斗角的故事。或许是渴望更为美好的关系——哪怕不得实现吧——抑或是受到了编剧兼导演的姐姐的鼓励，于是操刀写起了爱情故事，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的每一部作品不仅是法国图书排行榜之首，而且被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其命运仍然和好莱坞大片一般。

因而这四十多种语言中没有理由不包括中文。中国人对法国文化一向有莫名的亲近，而况这一回看到的马克·莱维又让中国人想象之中的“法式浪漫”有了名副其实的着落。最浪漫的，最纯粹的爱情不就是像《假如这是真的》中的阿瑟那样，爱的只是一颗灵魂吗？难道，我们从来没有暗自期许过，所谓的缘分，就是遇到了世界上唯一的，能够见到你灵魂的，与你灵魂进行交流的人？难道，我们从来没有暗自期许过，我们的爱情能够像《七

日永恒》里那样，让善恶两元之间的分界在瞬间化为乌有？或者像《下一次》里那样，穿越了时间和空间，让我们相信，那个令我怦然心动的男子/女子只能用“前世约定”这几个字来解释？

我想起自己在年轻时候读过的席慕容的诗句：

如何让你遇见我
在我最美丽的时刻 为这
我已在佛前 求了五百年
求它让我们结一段尘缘

当然，爱情是广义的，也包括少年时代的情谊，或是感人至深的父爱，就像《自由的孩子》和《那些我们没谈过的事》。为了结一段兄弟之情或父女之缘，我们也在佛（或者是上帝）前求了不下五百年的时间。人世间，我们总是有那么多的误会，但好在有爱，马克·莱维说，各种形式之下的爱情，这是我们在这个并不美好的世界里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也许，为了几千年的文明历程，是人类在佛前求了五亿年吧。

马克·莱维的最大好处就在这里：他不是研究的最好对象，却是阅读的最好选择之一。西方国家能够保证阅读的有利条件是在上班或是商务旅行的那段寂寞而黯淡的时光，因而有所谓的“车站小说”。在两三个小时的时间里读完一个故事，给自己一点勇气，好投入没有一丝乐趣的朝九晚五。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莱维不失为一个好的陪伴，地铁上，或是高速火车上。如果

没有读完，他也会让人产生在归途中继续的欲望，因为他的文字亲切，因为他为读者安排了一个又一个不需要借助 iPad 也能够感受到的高潮场面（毕竟斯皮尔伯格不会买下他所有作品的改编权），因为他的笔下没有仇恨，只有爱。我很乐于想见这样的场景：在上班的途中，读到上帝和撒旦派出各自的使者 PK；而在下班的途中，得到了上帝和撒旦握手言和的好消息。虽然早晚的差别如同北约轰炸伊拉克一样荒诞，但毕竟比北约轰炸伊拉克有趣得多，也感人得多。

而况马克·莱维很合潮流。在他的作品里，我们也能够读到“穿越”，读到所有高科技的产物。潮流与对“古典时代爱情”的“乡愁”的完美结合让我们相信，马克·莱维应该也会讨中国读者的喜欢，一种毫无负担的喜欢。在这个网络时代，千真万确，距离不再是问题，无论是空间的，还是时间的，而马克·莱维的故事，无论是发生在旧金山，还是俄罗斯，我们一定都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袁筱一

2011年6月

乔纳特：

你仍叫这个名字吗？今天我才意识到我是多么无知。自从你离开后，我的心里一直空落落的。当寂寞的阴霾吞噬了我的白昼，我总是仰望天空，继而把目光投向地面。我的心中始终怀着坚定的信念：你一定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我就这样度过了这些年头，没有再看到你的容颜，没有再听到你的声音。

也有可能，我们曾经交错而过，但却未能认出彼此。

从你走的那天起，我就没有停止过阅读，我也拜访了无数与你的研究相关的场所。我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更好地理解了解你的工作。我感觉到，随着岁月的篇章一页页翻过，许多印象也渐行渐远，这很像那个可怕的噩梦，在梦里，你每前行一步却又马上会后退一步。

我游走于各大图书馆，穿行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这是属于我们的城市，在这里，我们分享了自童年以来几乎全部的记忆。昨天，我沿着码头漫步，行走在那个你最喜欢的露天集市的石子路上。我这里停停，那里歇歇，总感觉你好像陪伴着我。之后，我又去了那个港口边的小酒吧，如同以前的每周五。你还记得这些吗？黄昏时分，我们时常在那里碰头。我们互相把对方拖入漫无目的的交谈中，乐此不疲。那些话语从我们的口中蹦出，一如当时我们所共同享受着的激情。我们讨论着那些画作，不理睬时间的流逝，正是它们点燃了我们的生活，把我们带回到了其他年代。

天啊，我们那时是多么热爱绘画！我经常翻阅你写的书，在书中，我体味着你的文风，你的品位。

乔纳特，我不知道你在哪里。我也不清楚我们一起经历过的种种是否有意义，真理是否存在，但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了这封信，你就会明白：我兑现了我的诺言，那个我对你所作的承诺。

我知道每当你站在一幅画前，就会把手搁在背后，眯缝起双眼，就像你每次吃惊时的模样，然后微笑。如果，正如我所预期的那般，她碰巧在你身旁，你会把她搂在怀里，然后与她一起欣赏这幅美妙的作品，这幅本该只属于我们的作品，也许，也许，你会记得这一点。如果真是这样，那就轮到我向你们提出一些要求，我有充足的理由这么做。忘记我刚才所写的一切，就友谊而言，我们互不相欠。下面就是我的请求：

告诉她，在这世界上的某个角落，在一个远离你们、远离时代的地方，我漫步在相同的街道上，和你在同一个桌边大笑，路边的碎石依然还在。告诉她，它们中的每一块都永远记录着我们的故事，我们的双手曾经触摸过它，我们的目光曾经凝视过它。告诉她，乔纳特，我曾经是你的朋友，你曾经是我的兄长，可能并不仅仅止于这些，因为我们互相选中了对方。告诉她，什么都没有办法把我们分开，即便是你们如此突然地离去。

分别以后，我没有一天不在想着你们，没有一天不祈盼你们会过上幸福的生活。

从那以后我就老了，乔纳特，离别时刻已然临近。幸好有你们，我这个老人的心中才燃起了星星点点的光亮，心情也变得不那么沉重了。我曾经爱过！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如此美好的状态下离去？

当你读完剩下的几行字后，你就会折起这封信，轻轻地把它放到上衣口袋里，然后双手交叉放在背后，开始微笑，正如我在给你写下这最后几个字时一样。我也在微笑，乔纳特，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微笑。

祝你们生活幸福。

你的朋友：皮特

“是我，我刚离开斯坦普顿，大约在半个小时后到你家楼下，希望到时你能在家！该死的留言电话！我马上就到了。”

皮特烦躁地挂断电话，在口袋里摸索着寻找钥匙，找了一会儿才猛然想起昨晚他已经把它们交给了停车场的管理员。他看了看表，飞往迈阿密的飞机要到黄昏才从波士顿的洛根机场起飞，但由于现在是非常时期，新的安检条例规定：乘客至少应该提前两小时赶到机场。皮特关上他那间精巧公寓的房门，这是他在金融区租的住所，租期一年。随即转入铺着厚厚地毯的走廊。他接连按了三下电梯按钮，然而，这一不耐烦的动作并没有加快电梯的到来。到了楼下，皮特匆忙地来到大楼看门人杰肯锡先生身边，告知他自己将于次日早晨归来。然后在入口处放了包零星衣物，过不了多久，大楼旁的洗衣店便会来取走这包换洗衣服。杰肯锡先生把手头正在读的一本《艺术与文化》放到抽屉里，这是本由《波士顿环球报》编印的小册子。他在服务登记簿

上记录下了皮特的要求，接着离开桌子，赶在皮特之前为他开了门。

在台阶上，他撑开一把巨大的雨伞，为皮特遮挡外面淅淅沥沥的小雨。

“我已经吩咐别人把您的车开来了。”他凝望着阴沉的天色说道。

“您真是太好了。”皮特生硬地回答道。

“您同层的邻居贝特太太最近不在，所以当我看到电梯升到您住的那层时，我推断……”

“我知道谁是贝特太太，杰肯锡！”

看门人抬头看着遮盖在他们头顶上的那层灰白相间如纱一般的云雾。

“讨厌的天气，不是吗？”他又开口说道。

皮特没有回答。他讨厌高级住宅区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某些好处。每次他从杰肯锡先生的桌边经过，总感觉自己的部分隐私受到了侵犯。这个持着登记簿的男人端坐在他的桌子后面，面朝大门，事无巨细地监控着大楼居民的行踪。皮特深信他的门房远比他大多数朋友更了解他的生活习惯。一天，心情不好的皮特通过侧梯溜进停车场，为的是能够从车库的边门抽身离开大楼。回来的时候，皮特趾高气扬地打杰肯锡身边经过，后者则恭恭敬敬地递给他一把圆形钥匙。当皮特满腹狐疑地看着他时，杰肯锡却用相当平和的口吻说道：

“如果相反的路径能引起您的注意，那么这把钥匙对您将十

分有用。朝外开的门在楼梯间里面都被反锁了，这把钥匙是解决这个扰人问题的最好方案。”

在电梯里，为了保全面子，皮特没有显露出任何情绪，因为他确信通过监视器的屏幕，杰肯锡不会错过他脸上的任何一个表情。六个月后，当皮特和一个名叫泰丽的时髦女演员短暂交往时，他惊奇地发现自己每天都在旅馆过夜，因为他情愿住在那平淡乏味的地方，也不愿意看到门房那着了迷般的神色，尤其是他早上那始终不变的好心情，更是让皮特觉得受不了。

“我想我听到了您座驾发动的声音。先生，您可能不用再等很久。”

“您是通过声音来辨别不同的车子吗，杰肯锡？”皮特故意没好气地问道。

“噢！不是所有的，先生，但您不得不承认，您那辆老牌英式轿车在连杆处会发出剧烈声响，有点类似‘哒嗒嗒’的声音，这时常让我联想到我英国表兄们那可爱的口音。”

皮特扬了扬眉毛，感到很不愉快。杰肯锡是那种希望生来就是不列颠臣民的人，这是他一辈子的梦想，因为在这个继承了英国传统的城市¹，这类出生即象征着一种高贵。停车场的出入口这时射出两道强光，这两道光是由捷豹 XK 140 上那两个圆形前头灯发出的。停车场的管理员把车停在台阶中央的白线上。

“可不是嘛，我亲爱的杰肯锡！”皮特边高声说着边挪步来

1 | 指波士顿，早在 17 世纪，来自英国的清教徒移民就在这里定居，创建了波士顿。

到看车人已为他打开的车门旁。

皮特气呼呼地坐到驾驶座上，故意让车发出很大响声，然后发动汽车，并稍稍向杰肯锡挥手示意。他在后视镜中观察着门房，后者则像往常一样等着皮特把车开到路的尽头，才转身回到大楼。

“老顽固！你生在芝加哥，你的全家都生在芝加哥！”皮特咕哝道。

他把手机架在汽车仪表盘上，按下存着乔纳特家里电话的按钮。随后，他靠近嵌在遮阳板里的话筒喊叫道：

“我知道你在家！你不知道我对你走漏了消息有多生气。不管你现在在干什么，我再给你九分钟，你最好快点下来！”

他俯身转换了放在手套盒里的收音机的调频。当他重新坐直身子时，发现在相当远的地方，有一个妇人正要穿过马路。再定睛一看，那个妇人由于年事已高，步履缓慢，想快也快不起来。皮特闭上眼睛，猛地踩下刹车，轮胎在柏油马路上留下了长长的橡胶痕迹。当皮特重新睁开眼睛时，车已经停下。妇人照旧平静地挪动着步子。皮特的手却仍在方向盘上颤抖得厉害，他深吸了一口气，解开安全带，跳出汽车。他慌忙冲向妇人，忙不迭地道歉，扶着她走完了最后一段马路。

皮特把名片递给妇人，再次向她道歉。他使尽浑身解数，肯定地说这次事故带给自己的惊吓将会折磨他整整一个星期。老妇人对他的话感到极其惊讶。她边挥动着白色手杖，边安慰他。也许是听力已日渐衰退，当皮特十分殷勤地抓住她的肘部扶她过

马路时，她还是无法自制地惊跳了一下。最后，皮特弹去落在妇人呢大衣上的一根头发，和她道别，然后重新上路。车里皮座椅上散发出的熟悉气味掩盖了他此时复杂的心情。他悠然自得地继续驶向乔纳特家。才到第三个红绿灯，他已经开始轻轻吹起口哨了。

※

乔纳特住在老港街区的一栋漂亮房子里。他登上楼梯，走到最后一层，靠近扶梯的一扇门敞开着，里面是一间工作室，工作室的房顶是他的伴侣安娜手绘的彩色玻璃窗。安娜·瓦尔顿和他是在某个艺术展览的开幕晚会上相识的。一个富有却低调的女收藏家出资展出了安娜的作品。在细细品画的过程中，乔纳特感觉到安娜的优雅充盈在她的作品中，无处不在。她的风格正好属于他这个专家的研究范围。安娜的作品很多，他斟酌字句后对它们进行了点评。像乔纳特这般有声望的专家的情愫自然会触动这个首次办个人画展的年轻女人之心。

从那以后，他们几乎再没有分开过。第二年春天，又搬进了这套由安娜挑选的，紧靠老港口的房子。那间常伴她度过大半个白天，有时会捎带几个夜晚的房间，被安置上了一个巨大的玻璃顶。清晨，阳光照射到房间内，整个工作室都会带上点魔幻色彩。地上浅黄色的宽条地板沿着白砖砌成的墙面直至窗口。每次放下画笔后，安娜都喜欢点上一支烟，倚靠在木质的窗边，欣赏整个海湾的风景。不管天气如何，她都会拉起吊窗，吊窗配着根麻质绳子，拉起来很灵活。安娜很喜欢闻这股由烟草和海水

交织在一起的美妙味道。

皮特的捷豹停在了人行道旁。

“我想你朋友已经到了。”她听见乔纳特来到她身后，说道。

他继续靠近，一把将她拥入怀中，把头靠在她脖子上，吻了一下。安娜的身子微颤了一下。

“你会让皮特久等的！”

乔纳特把手放到她棉质连衣裙的领子上，然后顺势伸向她的乳房。楼下汽车喇叭不停地响着，安娜笑嘻嘻地把他推开。

“那人有点急了，快去开会吧，你走得越早，回来得也就越快。”

乔纳特又吻了她一下，然后倒退着离开。大门一关，安娜就又点了支烟。楼下，皮特把手伸向车外向她打了下招呼，车便开远了。安娜叹了口气，目光移向了老港口，有那么多国外的移民曾在这里靠岸。

“你为什么从来不踩准时间到？”皮特问道。

“踩准你的时间吗？”

“不，是飞机起飞的时间，是人们相约一起共进午餐或晚餐的时间，总之是我们手表上的时间，但你却一点不在乎！”

“你是时间的奴隶，而我会反抗。”

“如果你对你心理医生说类似的话，你难道不知道，后面你要讲的话，他肯定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他会暗自思忖，是不是多亏了你，他终将买得起他梦寐以求的跑车或敞篷轿车。”